補餘堂四書問答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二十一

婺源戴大昌斗源

大人者不失　節

問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而大人但不失其赤子之心。按孫疏則謂與老子所云。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意相同。據此則王陽明所謂致良知者似無可議矣。孟子斯言。豈不近於釋老乎

答按趙岐此註本有二解。其一大人謂君。君之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趙岐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也其一謂

少小之子專一未變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貞正大人也。今玩孟子本文語氣。趙氏後說較爲脗合。蓋即中庸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一節意思。故集注特從之。孫疏之說。殆所謂援儒而入于老氏矣

孟子曰言無實　節

問　趙注謂言無實爲虛妄之言固已。但蔽賢何以謂爲不祥。

答　趙岐章指謂蔽賢蒙顯戮。故爲不祥。又王伯厚云。晏子春秋謂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言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是說也

王者之迹熄　節

問　集注詩亡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說者謂平王東遷王政衰微。其時無朝覲聘享之事。及公卿納誨之辭。故其詩無雅而第有風。非本爲雅詩而夫子降爲風也。王伯厚又謂列國之風迄于陳風株林之篇而止。緣王者黜陟之法不行。并輶軒採風之典亦廢。而王迹益以熄矣。不惟雅亡而風亦亡此春秋之不得不作也。其說如何

答　孟子第曰詩亡。則兼雅亡與風俱亡言之。其說自無不可。竊謂此章第以末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細玩

之則孟子之意可得而見矣葢王者之迹莫大乎禮樂征伐二端其時事皆著于詩今霸主會盟是擅天子之禮樂攻取是擅天子之征伐所謂天下無道自諸侯出也原其故要由于天子不克自振耳何者厲王流彘而宣王一旦赫然中興吉日車攻修會同之政六月江漢奮撻伐之威天下猶知有周也迨乎幽王被弑宗周忽隕天下羣侯靡不痛心平王始遷東都復仇討賊此宇內所仰望也而乃棄故墟以錫秦不復與西戎之旅遣畿民以戍楚反若感申伯之恩而四方于是乎解體矣嗣是鄭莊逞其梟雄射王見于繻葛晉武行其

篡奪錫命載于無衣此桓文之所以乘機而起而禮樂征伐一變而爲諸侯之事再變而爲大夫之事而其義尚可問哉王迹之不復則平王實階之厲也故夫詩亡者爲其詩非王迹之所繫而佚亡也如謂雅降爲風則爲詩亡試問二南之詩周召分陝雅化滂流得不謂之歌詠王迹乎豳風之詩于貉其同武功載纘鈇錡破斧四國是皇獨非蒐狩征伐之事乎使王風能若是鋪陳王迹則雅雖亡猶不亡也然則謂雅亡者非嘗曰果無雅詩也想錄詩者以爲詩無關于王迹徒如苕華何草不黃諸什不存焉可也由是而雅亡矣不必謂

黍離降爲國風也。謂風亡者，非當日果無風詩也。想錄詩者以爲詩非咏乎王迹，徒如兎爰、中谷有蓷之章，不存焉可也。由是而風亦亡矣。不必謂風詩迄于株林也。此則雅亡而風亦亡之說也。若夫以風迄于株林而爲詩亡，則夫子作春秋何必託始于魯隱，而當周平王之四十九年哉。

孔子曰其義　取之矣

問夫子自謂竊取其義，後儒乃謂聖人有以一字爲褒貶者，又有謂褒貶俱無者（此即有筆無削之說），或又立凡例以釋聖經，果于義有合乎

答

聖人筆削在已游夏不能贊一詞。是則義者酌一時之權衡。垂萬世之大法。竊謂可得而攷見者。春秋義在尊中國。外四夷。重王章。賤霸業。如終春秋吳楚之葬不書。想以其蠻夷僭王而削之也。又如會盟一端。定四年皐鼬之盟。衞爭先蔡。然經之書會也。仍先蔡後衞。其書盟也。但曰公及諸侯盟于皐鼬。且祝佗口中述晉文公踐土之盟。其載書王若曰晉重魯申衞武蔡甲午云云。以爲衞先于蔡之證。今觀僖二十八年經。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則仍是先蔡後衞。襄二十七年弭兵之盟。楚爭先歃。而經之書

會也。固先晉後楚。其書盟也。但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哀十三年黃池之會。據吳語吳先於晉。而經仍書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此皆聖人特筆。尊中國重王章之意也。他如曰成宋亂曰用致夫人。曰天王狩于河陽。曰大夫盟。曰公在乾侯。尤其顯然易見者矣。安得謂無褒貶乎

春秋初不以一字為褒貶而亦有于一字見意者。如書初。書猶書遂之類是也。初獻六羽。以明前此之僭。初稅畝。以志橫征之始。猶繹猶三望。是譏其可已而不已。猶朝于廟。是幸其禮之未盡廢。遂伐楚次于陘。遂救許遂圍許。是志其赴機之

提遂滅頓遂滅偪陽遂伐曹入其郛是志其兵威之暴遂及齊侯宋公盟是志其國事之擅由此推之可知聖筆據事直書因心作則初非有例之可言而三傳泥于稱名稱字之說諸儒如胡文定輩遂謂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則褒貶係焉于是有以殺大夫之書名為貶至以洩冶之直諫而死與里克甯喜之弑逆同科以大夫出奔之書名為貶至以公子慭之為國除惡與良霄欒盈之叛臣同罪且以孔父仇牧之死為不足貴而書名以叔肸為賢而書字顛倒已甚善乎顧復初之言曰如其說則子貢之徒積

經常書仲尼卒不當書孔邱卒矣故後人之例初非聖人之義也

黃氏日抄云胷凡例之說與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月日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畧之及有不

合則又爲之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耶徂徠石氏曰稱人者貶也而人不必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者褒也而爵未必純褒譏者亦稱爵繼故不書即位而桓宣則書即位妾母不稱夫人而成風則稱夫人失地之君名而衛侯奔楚則不名未踰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會盟先主會者而瓦屋之盟則先宋征伐首主兵者而鹹之師則後齊斯可見矣

顧復初曰左氏熟于事公穀近于理而其言理有害于理

之正者。如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啓後世妾母陵僭之漸。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長父子爭奪之禍。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詭者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蓋傷之公羊則以爲齊襄

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後世有窮兵黷武而以春秋之義自許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罪在祭仲公羊則以爲合于反經之權後世益有廢置其君如奕棋者矣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君如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

君子之澤　節

問　趙注以君子小人分屬大德大凶集注則以君子小人俱指好一邊說或謂既俱說好一邊則君子小人當以位言君子謂如上章舜禹至于周公者耳其說何如

補

推孟子之意以小人屬凶德。固未必然。若必以位而言。亦覺太泥。竊謂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計三十年爲一世。見雖未得爲孔子徒。而私淑諸人。固猶在五世之內耳。所謂君子小人者。不過如大賢小賢之分。非以位言。自當以君子之澤句關合孔子。亦不必以君子指舜禹周公等。而轉以小人之澤屬孔子也

閩百詩謂澤不當釋如流風遺韻。蓋聖人百世之師。流風遺韻雖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況孔子乎。因謂澤字當如禮言手澤口澤者是也。夫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

人者其形容音響猶可稱述而知。至于五世。則見其人者亦皆已沒而形容音響不復可述矣。故曰五世而斬

天之高也　節

問造歷者必先立元。如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此一歷自有一歷之元耳。集注言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說者據西漢志謂十九年爲章。二十七章爲會。三會爲統。三統爲元。計一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也。又東漢志則謂十九年爲章。四章爲蔀。二十蔀爲紀。三紀爲元。計一元凡四千五百六十年。

也皆所謂年月日時並會甲子者是也西漢志多五十七年者包災歲言之也凡陽九陽七陽五陽三及陰九陰七陰五陰三皆災歲也乃又有言歷元準于北極北極位在艮丑作歷者必逆推至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于牽牛之次然後始爲上古之歷元夫七政之行遲速不齊難以復會所謂並會于牽牛之次意爲渾元之初始有之近時江愼修先生謂此七政會合其年荒遠雖精算者亦不能推故其解千歲之日至則不主歷元說謂但以歲實之平定者累加之而知千歲之前其年冬至在某日某時又以朔法之平定者推之而知其年十一月爲某朔因知冬至

爲朔後幾日又以恒星歲差推之而知其年冬至日躔某宿某度知堯時冬至昏昴中因知日躔在虛宿殷時在女周初在牽牛春秋迄秦漢唐宋皆在斗宋末元初至于今日皆在箕約六十八年而差一度如千歲則差十四度有奇此皆由今日逆推可坐而致者也其說如何

答孟子固未必確指上古歷元是矣竊謂逆而推之千歲之上其日至既可知即順而推之千歲之下其日至亦可知當兼此二義言之而其事亦未易也治歷自漢以後創法者十有三家其間最著者洛下閎太初歷僧一行大衍歷及元郭

守敬授時歷出。尤爲精矣。迨明神宗時有西洋歐羅巴人利瑪竇等入中國。發微闡奧。運算制器之精。斯爲前古所未有。時則徐光啟李天經俱通其妙。至于　國朝又有宣城梅氏專門之學。及江愼修先生等所謂愈推而愈精也。夫中國歷法。始于隸首。自秦火後。古籍之可見者僅有周髀。而西洋歷法。則與囘囘算籍同而加精密。其所謂渾蓋通憲之器。寒熱五帶之說地圜之理。正方之法。要皆不出周髀範圍。亦可知中西二法之同源矣。要之歷數所用在于儀器。所測在于晷影。取驗在于日食。而其術則原於精算。蓋天體渾圓。西法之

妙在于弧三角然必知勾股而後可論平三角必知平三角而後可論弧三角至于正弧邊角比例相求佐以垂弧次形又次形諸法則正反斜側皆成八線黃赤經緯交互旁通而分杪忽微無不悉見自較之授時法以弧矢命算者益密益捷然其原究不離于勾股耳今畧採各說以備覽焉至日月交食氣盈縮虛及分野圖說已見于前

按楚詞言圜則九重孰營度之至地圓之說發于商高而大戴禮曾子素問可以互考又渾天家亦言天包地如卵裹黃則天有九重地爲渾圓古人已言之矣今西法之言

九重天也曰最上爲宗動天無星辰每日帶下八重天自東而西左旋一周次曰恒星天二十八宿次曰填星天土次曰歲星天木次曰熒惑天火次曰太陽天次曰金星天次曰水星天最下曰太陰天其下八重天皆隨宗動天左旋然各天皆有右旋之度乃日月五星所行自西而東與蟻行磨上之喻相符其右行之度雖與古有增減然無大異惟恒星之行即古歲差之度古謂恒星千古不移而黃道之節氣每歲西退西法則謂黃道終古不動而恒星每歲東行由今考之恒星實有動移其說不謬也古法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西法則分周天爲三百六十度。命曰爲九十六度。使每時得八刻。無奇零以之布算制器。則甚便也其言地圓也曰地居天中。其體渾圓。與天度相應。中國當赤道之北。故北極常現。南極常隱。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東西亦然。亦二百五十里差一度以周天度計之。知地之全周爲九萬里也。以周徑密率求之。得地之全徑爲二萬八千六百四十七里。又九分里之八也。因以南北緯度定天下之縱。若南極出地之度。與北極出地之度同。則其晝夜永短靡不同。惟時令

相反。此之春。彼爲秋。此之夏彼爲冬。耳。以東西經度定天下之衡。兩地經度相去三十度。則時刻差一辰若相距一百八十度則晝夜相反焉

至日月五星各有一重天其天皆不與地同心。故其距地有高卑之不同。其最高最卑之數。皆以地半徑準之恒星則明末徐光啟推西法爲赤道兩總星圖從赤道中剖渾天爲二。一以北極爲心。一以南極爲心從心至周皆九十度合之得一百八十度者。赤道緯度也。周分三百六十度者。赤道經度也。其恒星俱循黃道右旋惟黃道緯度無古

今之與。而赤道經緯。則歲歲不同。然亦有黃赤俱差。甚至前後易次者。如觜宿距星唐測在參前三度元測在參前五分今測已侵入參宿。故舊法先觜後參。今不得不先參後觜也

黃赤宮界十二宮之名。見于爾雅大抵皆依星宿而定如婁奎為降婁心為大火之類故宮有一定之宿由來尚矣唐以後始用歲差。然亦天自為天歲自為歲。宮與星仍舊不易。今西洋法以中氣過宮如日躔冬至即為星紀宮之類而恒星既有歲進之差。于是宮無定宿。而宿可以遞居各宮。此變古法之大端也其二十八

宿黃赤度分亦與古法有異

古歷未言差法。蓋歲差起于日躔宿度之不齊。而中星古今不同。則由于歲差。但歲差之說中西復異。中法謂節氣差而西。西法謂恒星差而東。然其歸則一也。考舊歷書謂堯甲子冬至日躔在虛六度。昏時昴宿在南方之中。至秦莊襄王元年冬至日躔斗十二度昏時壁宿在南方之中。漢太初元年丁丑冬至日躔斗十度。唐開元甲子冬至日躔赤道斗中十度。宋慶歷甲申冬至日躔斗五度。元授時歷日在箕九度。明萬歷丁酉在箕四度。蓋自晉虞喜始立

歲差。以差法上追往古。每一差進一度。以差法下推將來每一差退一度。今西法詳算列宿每年東行五十一抄（據三百六十度平剖之）積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度焉

儀器之作。古制不可考。漢人造渾天儀。謂即璣衡遺制。厥後唐李淳風及僧一行。與梁令瓚代有制造。大抵以六合三辰四游重環湊合者。謂渾天儀。以實體元球繪黃赤經緯度及綴以星宿者。謂渾天象。外此則圭表壺漏而已。迨元郭守敬作爲簡儀仰儀闚几景符之屬。制器更精詳矣至明代西洋利瑪竇。制渾儀天球地球等器。其制亦不外

于六合三辰四游之法。但古法北極出地。鑄爲定度。此則子午提規。可以隨地度高下。於用爲便耳。徐光啓李天經等遵用西法。制日晷星晷望遠鏡三器。其日晷磐石爲平面。所以晝測日者。星晷冶銅爲柱。所以夜測星者。皆可以得天之正時刻也。望遠鏡亦名窺筩。蓋用以騐日食月食之時刻分杪。尤爲奇妙矣

圭臬者。卽考工匠人置槷之法。識日出入之影。參諸日中之影。以正方位。今西法置小表于地平。午正前後累測日影。以求相等之兩長影爲東西。因得中間最短之影爲正

子午。其術簡甚。古法測日影。葢兼冬夏二至而以夏至爲重。自漢人始專論冬至。而西法則謂冬夏二至。前後太陽南北行度甚微。計一丈之表。其一日之影。差不過一分三十杪。則一杪得六刻有奇。差測二三杪。即差幾二十刻。安得準乎。其法獨用春秋二分。葢以此時太陽南北行二十四分。一日之影差一寸二分。即測差一二杪。不過一刻。較二至爲最密。葢極度與晷影常相因。宋何承天立表測影謂自漢以來冬至皆後天三日。近時梅定九先生云。知北極出地之高。即可知各節氣午正之影。測得各節氣午正

之影亦可知北極之高。然其術非易也。圭表之法。表短則分杪難明。表長則影虛而淡。郭守敬所以立四丈之表。用影符以取之也。日體甚大。豎表所測者。日體上邊之影。橫表所測者。日體下邊之影。皆非中心之數。郭守敬所以於表端架橫梁以測之。其術善矣。但其影符之制。以銅片鑽鍼芥之孔。雖前低後仰以向太陽。但太陽之高低。每日不同。銅片之欹側。安能俱合。不合則光不透。臨時遷就而日已西移矣。須易銅片以圓木。左右用兩板架之。如車軸然。更易圓孔以直縫而用始便也。然影符止可去虛淡之弊。

而非其本。必須正其表焉。平其圭焉。均其度焉。始可以得影也。至西洋之法。又有進焉。謂地半徑居日天半徑千餘分之一。則地面所測太陽之高。必少于地心之實高。于是有地半徑差之加。近地有清蒙氣。能升卑為高。則晷影所推太陽之高。或多于天上之實高。于是又有清蒙差之減。是二差者。皆近地多。而漸高漸減。以至于無。地半徑差。至天頂而無。清蒙差。至四十五度而無也

數學九章。算法曰粟布。曰衰分。曰均輸。曰盈朒。而極于方程。量法曰方田。曰少廣。曰商功。而極于勾股。方程甚難。以

馭錯操。勾股極深。以馭高遠。古制測天以勾股爲本。然勾股能御直角。不能御斜角。且天爲圓球。其面上與諸道相割生多三弧形。勾股不足以盡之。西法則有平三角弧三角。三角用八線。曰正弦餘弦。正矢餘矢。正切餘切。正割餘割。（按西法八線即中法之綴述）蓋平三角則二邊背斜。一邊正。弧三角則三邊皆弧而無所謂正夾。故須于八線中求一線。則可以對表而査其度。是三角有正有銳有鈍。而勾股則直角無鈍耳。其實銳角形須分爲兩勾股。鈍角形須補成勾股。弧三角則于無勾股中尋出勾股也。勾股用邊舉以示例。

不能詳也三角用用角則可以三百六十之弧度析為四象限而立成之法可以預定矣借根方之法大抵即是強算而有法以馭之勾股之缺勾缺股缺弦以及兩勾和兩股和兩弦和必須用此算之乃得則又法之形于無法者也用以測天斯無不盡之奥矣

告其妾　相泣于中庭

問講章俱以今若此句為齊婦憤極不忍復出諸口若然則齊人行乞情事妾未之悉何故亦訕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耶

答

此皆誤將告其妾曰作一句讀耳不知告其妾三字當作一句上文蚤起施從所見俱在此一告中其曰良人者至今若此乃妻妾兩人共言之詞即所謂訕而相泣者也

帝使其子九男　節　舜尚見帝節附

問

此言事舜於畎畝之中與所云帝館甥于貳室何以互異又顧寧人言堯妻舜之時已云烝烝乂不格姦則瞽瞍底豫矣所謂為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者乃孟子推舜之心如此耳其說然與

答

按趙岐注謂今堯典有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

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逸書所載也據此則帝使九男二女云云孟子皆係引書詞卽後舜尚見帝四語疑亦是書詞也至顧寧人謂此已為瞽瞍底豫之時而不順于父母二句為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亦未盡然果使是時瞍已底豫則舜亦安用不告而娶孟子又何以言如告則不得娶也竊意當分前後兩截看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於虞者卽孟子所謂以事舜于畎畝之中也其時頑嚚之父母但烝烝不至於姦故舜猶以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歸迨後升聞乃命以位方所謂舜尚見帝帝館

拶於貳室。卽孟子云後舉而加諸上位是也書曰夔夔齊栗。
瞽亦允若。孟子言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當在此一時也

父母使舜完廩　　其子寻治

問　按溫公疑孟有云。史剡曰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瞽瞍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穿井而實以土。舜爲匿空出他人井。夫瞽瞍豈不欲利其子之爲天子而尚欲殺之乎。藉使殺之。瞍與象將蹈𨄔而誅矣。此特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洪容齋亦謂孟子既言堯使九男二女百官以事舜。則井廩賤役。豈不能使一夫

任其事。且象欲殺兄而據其妻。豈公朝無復有法制乎。孟子復再三爲之辭。所以司馬公李泰伯及呂南公。皆有疑孟非孟之說耳。何如

答程子謂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悞。而孟子有不暇辨。故集注云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亦不足辨也。金氏亦謂孟子祇在發明聖人處變之心。事迹有無。都不必推辨。近時閻氏百詩疑此段父母使舜七十九字。爲古舜典之文。以其詞句古雅。有類于尚書文字。竊謂本節雖無書曰二字。然前所引舜往于田。及後舜流共工。亦未稱書曰。則此段或如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同爲古書逸文。亦未可定。按瞬翁孟子或問有云。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者。使瞍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爲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且聖賢于世俗傳聞之事有失實者。必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辨者哉。今据此說推之。如萬章問舜之放象。咸邱蒙問瞍之朝舜。孟子皆歷歷辨之。而于此事則不復置辨者。豈當時孟子所見虞書。固有此段文字。或竟如闇君之所疑乎

鬱陶 附解 集注云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按史記五帝本

紀。象乃止舜宮。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又王逸注九辨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曰憤念蓄積盈胸臆也。集注想本于此。惟按僞古文五子之歌曰。鬱陶乎予心。僞孔傳始釋云。鬱陶哀思也。從此遂以鬱陶作哀思解矣。然攷爾雅。鬱陶繇。喜也。郭璞注則引孟子鬱陶思君以証之。邢疏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亦引孟子趙注以爲証。又檀弓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卽繇也。可知象言鬱陶本作喜解。方于下象喜亦喜緊切。益象憂亦憂句乃陪說。而下文萬章第問舜爲僞喜。斯可見矣。說本閻君尚書古文

疏證

舜流共工　四句

問　莊子言共驩苗民之罪。皆在堯時。陸德明云。堯六十年放驩兜。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竄三苗。大戴記孔子之言四凶之去。亦皆堯世。荀子國事。淮南鴻烈。皆言堯伐驩兜。而荀子亦言堯伐共工。周語亦云堯殛鯀。据此何以後世俱言舜誅四凶乎。又四凶之罪。果何在歟

答　此節萬章言舜去四凶。是借以形舜之封象。又左傳季文子言舜去四凶。亦是借以自況其去莒僕。若據虞書舜流共

工一節。正在放勳乃殂落之前。按舜紀云。舜歸言於堯。乃流共工則是四凶之去乃堯尚在而舜攝位時事也。至於四凶之罪按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之。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程子謂共兜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又路史餘論。鯀與共工正以誹禪見戮。而世猶謂鯀以治水無功殛。果足信歟。竊按諸說皆以四凶誹堯禪舜。故獲罪見誅。然以理論之。揖遜征誅皆非常法則四凶諫堯禪舜亦與夷齊扣馬無異。在舜尤應避嫌。豈得以此言於

堯而誅之乎。故蘇子瞻云。四凶之罪莫得其詳斯爲論古闕疑之意矣

幽州　孔疏流四凶在治水前。于時未作十二州。其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也閻百詩謂當流共工時。此地已名幽州其地狹。即今密雲縣是。及後肇十有二州。取顓頊北至於幽陵。帝堯北方曰幽都之幽。以名冀州所分東北地。其地廣。即今順天府遼東廣寧衛以西是竊按書本作幽洲。水中可居曰洲則初時幽洲。特洲之别名。不必如九州之州解也

崇山　孔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亦臆

度耳。按通典澧州澧陽郡理澧陽縣。本漢零陵縣。地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宋則在慈利縣。路史以爲有驩兜墓者是。或又以爲在嶺外驩州者非也

三危　傳曰三危西裔之山。惟鄭康成引地記書言三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今按隋地理。敦煌郡敦煌縣有三危山。括地志亦云。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四十里。山有三峯故名。按左傳云。先王居檮杌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注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胡渭明謂漢敦煌唐分爲瓜沙二州。三危山當以在沙州者爲是。後

魏書太平真君六年討吐谷渾。杜豐追被囊度三危至雪山。即沙州之三危也

羽山　蔡傳云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故注禹貢引漢志云東海郡祝其縣南有羽山。而杜預左傳注亦云。在祝其縣西南縣之故城。在今贛榆縣界。又隋志朐山縣今海州有羽山元和志羽山在朐山縣西北一百里。又云在臨沂縣今沂州東南一百十里與朐山縣分界。近志郯城縣東北亦有羽山接贛榆界。諸說不同要之此山在沂州之東南。海州之西北贛榆之西南郯城之東北實一山跨四州縣之境說者

皆以此山爲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即左傳所謂其神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者也。而胡朏明閻百詩則俱謂其地太近。非荒服放流之宅。禹貢之羽。自在徐域。而舜典之羽。當在青域。二者不可以無辨。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寰宇記云。在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之地而名。此與舜典孔安國傳謂羽山東裔在海中者合。當從之

三苗

問 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其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

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居於四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据此則鄭以苗民爲九黎之後但上效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也而孔注尚書謂九黎即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二說不同孰爲是耶

答　此亦荒遠難考汪氏雙池云鄭孔俱是勉強附會益九黎三苗俱在南方亦不同種類（今廣東沿海及瓊州皆有生黎熟黎又雲貴川湖之境今亦多苗民）蚩尤則在北（黃帝伐蚩尤于涿鹿即今順天之涿州）竊按吳起言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迄今湖南川貴尚有生苗熟苗則當時竄三

苗者。先儒謂竄其君耳。烏覩所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乎。至於書言竄三苗。及苗頑弗卽工。三苗丕敘。分北三苗。幷晚出大禹謨言徂征來格。後人一一分其次第。亦屬臆度耳

有庳

問 有庳傳爲今湖南零陵縣。又云道州鼻亭。卽有庳之地。就是

答 舜都蒲坂。象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往返幾將萬里。安得常常而見源源而來乎。故閻百詩謂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耳。至宋類苑云。道永二州之間。有地名鼻

亭。謂卽象所封處。然考括地志言舜塟九嶷。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蓋九嶷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若此則亦非象所封國矣。又越絕書言舜塟蒼梧。象爲之耕。將以祀也又言舜塟會稽。鳥爲之耘。据此又似以象爲獸。蓋南蠻之俗乘象以戰。馴象以耕。故祀其神。若禹祖牛鬼諸祠。而歷久遂訛傳爲舜弟。未可知也。且舜塟處未必果在九嶷。已載卒于鳴條一則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二十二

婺源戴大昌斗源

故說詩者　是爲得之

問　詩序之作。或謂子夏。而程子謂小序爲國史。大序爲仲尼。朱子則謂後漢書儒林傳有云。衛宏字敬仲作毛詩序。今行于世。則序乃宏作明矣。葉石林亦謂漢世文章未有引用詩序者。逮黃初四年有其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宏之詩序至此始行。則斷以爲宏作也。惟鄭氏以諸序本合爲一編。毛公始分置諸篇之首。是毛公之前已有詩序。宏特增廣之耳。近錢

君辛楣謂孟子釋北山此詩。亦是引用序說。以明爲子夏作。其說然歟。又朱子集傳。不用小序。自抒厥旨。果于孟子以意逆志之說有合歟。

答

詩首篇關雎之序。朱子易置其次。以詩者志之所之以下。居篇首爲大序。而自關雎后妃之德至用之邦國焉爲關雎小序。衆篇之序亦爲小序 隋經籍志載先儒謂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更加潤色。又程子謂是當時國史所傳。皆或可信。若北山詩爲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讀者皆能推見。必謂孟子釋此詩已是引用序說。則未必然也。今攷毛傳序說。未行以

前漢儒說詩之旨歧出不同。如韓詩之序。關雎刺時也（各家說已見關雎條）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人也。又韓詩以甘棠爲有司請營邵以居。召伯恐勞民。乃廬于樹下。其後在位者不恤百姓。詩人因思其樹而歌之（元人王柏嘗退甘棠于王風以此）又以騶虞爲掌鳥獸之官。以橫從其畝爲橫由其畝謂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以辟雍爲天子之學。水圓如璧（禮記正義引）以五藏六府釋有物有則。以仲山甫徂齊爲就封于齊（杜欽傳亦同）此皆韓說也。又薛君亦爲韓詩者（名方回字夫子乃薛漢之父非薛漢也）謂漢有游女。漢神

也。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謂汝墳詩言王政如火。猶觸冒而往者。以父母饑寒故爲祿仕也。謂歲聿云暮。指君之年歲已暮。謂溱洧爲上巳之辰。國人于水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也。又楚元王受詩于浮邱伯。劉向乃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碩人爲衛人刺莊姜之謟冶姜聞而悔過。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于魯詩也。又三家俱以凱

風為毋責子詩。又商頌綴旒作畷郵。謂民之郵舍。言湯布仁政。為下國諸侯在畷民之處使不離散禮記註疏謂引齊魯韓詩說他如賈誼謂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司獸者也。白虎通以相鼠為妻諫夫。趙岐以小弁為尹伯奇作。又匡衡傳云。秦穆貴信而士多死應劭註謂黃鳥詩三良皆出于自欲從死班叔皮北征賦以行葦為公劉之德王符亦以行葦為公劉恩及草木鄭康成謂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勗古本作畜。畜孝也。乃定姜因獻公無禮作詩言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也。諸說紛紜。不可枚舉。若果毛詩之序出于子夏不應諸家各持異說如此。但其時齊魯韓三家並立學宮而

毛詩未立。自康成用毛詩序說作箋。由是三家寖微。而毛詩獨行。晉唐以來。言詩者率依毛詩序說。迨宋世始有廢序言詩者。則起于王雪山名質有詩總聞廿卷與鄭夾漈。然夾漈詩傳辨妄。爲周孚所駁。旋即散去。至朱子因與呂祖謙相爭。遂作辨說以攻小序。其集傳獨本以意逆志之說。自抒厥旨。許白雲王魯齋輩咸宗之。後世至奉爲令甲取士。則所謂詩自毛傳行而諸家廢。及集傳出而毛鄭之說又微也。若夫以詩序爲不可廢者。則馬貴與郝仲輿范處義暨 國朝諸先輩俱有持論。茲附錄朱子馬貴與各一則。以備攷。

朱子曰小序是後人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不能發明大旨。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以爲德廣所及。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以爲不能飲食敎載。行葦之序見牛羊勿踐。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謂親睦九族。見黃耇台背。謂養老見以祈黃耇。謂乞言。見介爾景福。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志。固不倫矣。況詩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寧后妃所得施于使臣者哉。桃夭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爲后妃所致。不知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

所能致耶。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爲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傳會以爲此人。桑中止是淫者相戲之辭。豈有刺人之惡、反自陷于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儇。豈刺學校之詞。有女同車等。皆以爲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亦是好底意思。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爲刺忽而作。至目爲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況其失國正在柔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爲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詩序冠于篇首。不敢議其非。至解說不通。多爲飾辭以曲護之。其

誤後學多矣。

馬貴與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先儒多疑之。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詩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雅頌之作。其意易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至于風之爲體。比興之詞。多于序述。風諭之意。浮于指斥。有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序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有源。孰能億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乎。夫芣苢之序。以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之顚

覆也。而其詩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莊公也。而其詩語不過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晋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賴序以明者也。鴇羽陟岵之詩。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四詩之旨。辭同意異。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

外丙　二句

問

趙氏謂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程子謂湯崩時外丙方

二歲。仲壬方四歲。集註並存其說。宜何從與。

答 程子以古人謂歲爲年。但湯年百歲。胡以偏于垂暮之年有兩幼子。又仲壬四年則爲兄矣。孟子立言。又胡以先弟後兄。故講家多從趙氏之說。然伊尹放大甲於桐。使之密邇先王。原爲借諒陰之禮行之。所謂王徂桐宮居憂也。如趙氏之說。于湯崩已隔六年。說者又不得不以居憂爲服仲壬之喪耳。若按皇極經世。湯崩以丁未。大甲以戊申卽位。則中間固無外丙仲壬年號也。竊謂玩本文。此二句乃承上句大丁未立。連而及之之言。湯之子大丁旣未立而卒。外丙則二年而歿。

仲壬則四年而殁皆追叙湯崩以前事耳。蓋大丁未立句。亦未說出卒字。是三句固同意也。似于上下文語氣較為明順。

放桐　路史謂尹無放太甲事。固與孟子所言不合。至湯墓所在。集註但本書傳謂卽桐地。近闕百詩則据殷本紀注引康成云。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又以趙岐註桐為邑。俱未指為湯墓地。因据後漢志梁國虞縣有桐亭。為卽太甲所放處。謂距湯都南亳穀熟縣。僅七十里。以証湯都不在偃師之西亳。然攷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南五里。

據此則于西亳尤近耳。　按劉向言殷湯無葬處是漢時已莫能攷。惟漢哀帝建平中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得湯冢于汾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馬貴與云。今河中府宋太祖乾德中已著諸祀典又杜預謂湯墓在梁國蒙縣北薄城括地志又謂在偃師縣東六里

伊訓曰　自亳

問趙汪牧宮桀宮名朕指湯自言。湯謂天欲誅桀。由桀自造可攻之罪於牧宮。故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以順天意耳。集註何以不用。

答此二句解作湯言固可。然與通章說伊尹事欠切。故朱注仍依僞古文尚書。作伊尹之言也。蓋上句即湯誓所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謂尹言湯之順天誅桀。由我始其事於亳。正以應上文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二語耳。其僞古文伊訓篇則云造攻自鳴條。或因書序有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夏師敗績云云。而因改牧宮爲鳴條耶。至任氏四書約旨謂牧宮是湯祖廟。湯爲牧伯。故稱牧宮。古者出師必告廟。造攻自牧宮。謂告祖廟而行。未免出於意揣矣。

亳　湯都西亳。在偃師縣。鄭康成及史記注並同。盤庚後復遷此

惟闞百詩本之皇甫謐。据孟子言與葛爲隣謂今寧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即葛伯國與穀熟縣相去八十里。斷以湯都在南亳即穀熟。又据後漢志梁國虞縣有桐亭。爲即太甲所放處。亦距南亳僅七十里。若謂湯都西亳。則去虞城八百里。尹安能往訓太甲乎。竊按詩宅殷土茫茫。惟偃師得稱殷當爲西亳無疑。至闞君以虞縣桐亭爲太甲所放處。未知確否。祇嫌西亳于與葛爲隣句不合攷地里今釋則云湯未伐桀居南亳與葛爲隣。其後又徙還西亳耳

殷邦五遷　班固云商人屢遷。前八後五。按前之八遷。言

自契至湯也。史記契封於商世本昭明居砥石左傳相土居商邱湯自商邱遷亳其可考者如此若後之五遷。說者亦紛紛不一。但據書盤庚篇至於今五邦。則五遷應就盤庚已前言之。今攷定湯遷西亳一也。在偃師縣仲丁遷囂二也。史記囂作隞在澤州滎澤縣河亶甲遷相三也。此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祖乙遷耿四也。耿城在絳州龍門縣遷後復圯祖乙又遷邢五也。在邢州外城內惟竹書紀年。則謂祖乙自耿遷於庇。不曰邢南庚遷奄以囂相耿庇奄爲五。則不數湯之遷亳。路史主其說。迨後盤庚又遷殷。即西亳在洛州偃師縣嗣後又遷朝歌。或曰武丁始都。或曰武乙遷焉。在衛州東北本妹邑此則皆在五遷之後也。

頑夫廉

問 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意皆反對此何以云頑夫廉耶

答 按論衡率性篇非韓篇。又後漢書王暢傳丁鴻傳。所引皆作貪夫廉。又宋范文正嚴子陵祠堂記。亦稱貪夫廉。則知古本原是貪字也。今本作頑。豈以人之貪者。必其自居頑鈍無恥者耶。

集大成也者　終條理也

問 金聲即金奏之義。已於論語始作句言其畧矣。所謂集大

成者。其義何居。

答樂之爲用不外神人二者。若祀神之樂莫詳於周禮大司樂之文。以六陽律六陰呂各相配合。其曰奏黃鍾歌大呂等節。賈疏謂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鐘以均諸樂。即所謂金奏是也。其曰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注六者謂黃鍾大呂等言其均耳。必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是奏樂無不具有五聲八音也。其曰一變再變三變四變五變六變。又曰凡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八變則地示皆出。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注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按賈疏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

在郊壇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爲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爲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爲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爲八成。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爲九成。人鬼可得禮焉。此蓋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代紂樂記之文。其餘大濩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凡舞亦須立四表以與舞人爲曲別也。據此則祀神之樂。所謂大成者是也。若敬

賓之樂。以大饗言之。則入門而縣興（奏肆夏）。升堂而樂闋者。即金奏也。既而升歌清廟。（此升字指樂工）下而管象。先舞大武。武舞也。繼舞夏籥。文舞也。客之出也則歌以雍。器之徹也歌以振羽。（即振鷺）而樂於是乎成矣。以燕禮言之。凡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其納賓之樂同用肆夏。亦所謂金奏也（大夫燕禮納賓不得用肆夏）既而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洋洋盈耳。而樂於是乎成矣。（若鄉飲酒禮不用鐘則但曰笙奏）至所謂金聲玉振。則汪君有論鎛鐘特磬各十二（皆特縣）以應十二律之說最晰。附錄備考

汪氏雙池釋大司樂一條云天子之樂鎛鐘十二。應十二正律歌鐘笙鐘則有半律律變律變半律皆特懸如十二辰之位歌鐘笙鐘則或十二或十六編懸也皆特磬十二亦如之。所謂宮懸也如十二辰之位是環列如宮也如奏黃鍾之宮。則以黃鍾起調。先擊黃鍾之鎛鐘以聲之。笙簫篪管塤篴皆翕然應此而起。中間逐聲之起止。則又以笙鐘發逐聲之聲。笙磬收逐聲之韻。鼓鼙居中爲節。鼗居上下句之間。其黃鍾宮則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和。變宮蕤賓爲繆也此用七律皆以笙鐘宣其聲笙磬收其韻也及夫奏終。則必於末一聲仍收歸黃鍾律。而後擊黃

鍾之特磬以收之。若奏太簇。則亦以太簇鎛鐘起。以太簇特磬收之。如歌大呂之宮。則以大呂起調。先擊大呂之鎛鐘以聲之。琴瑟及歌皆翕然應此而起。中間逐字之起止。則又以歌鐘發逐字之聲。頌磬收逐字之韻。搏拊鼓柷爲之節。錯居上下句之間。其大呂宮則夷則爲徵。夾鍾爲商。無射爲羽。仲呂爲角。變半黃鍾爲和。變宮變林鍾爲繆變徵及夫曲終。則必於末一字仍收歸大呂律。而後擊大呂之特磬以收之。若歌應鍾亦然也。凡鎛鐘特磬倍於笙鐘笙磬。笙鐘笙磬倍於歌鐘頌磬。堂上貴人聲。尚輕清也。然金奏

又有與笙奏不同者大樂有鐘曰金奏如左傳金奏肆夏之三　小樂無鐘則曰笙奏如鄉飲酒禮笙奏南陔白華華黍　凡樂事今人全不知理會矣

中士下士

問　王制但云上士二十七人不言中士下士之數鄭注上九中九下九是共二十七人也後儒之說不一而方氏慤黃氏震等則謂中士下士諸侯或有或無其說然歟

答　按王制於下當其下大夫句下又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康成謂此承上文仍言聘問之等故釋

居猶當也。疏同惟徐氏師曾謂此二句。當在上士二十七人之下。錯簡在此。謂中士三倍於上士之數。下士又三倍於中士之數也。嚴陵方氏則謂上中下士各居三分。共八十一人也。山陰陸氏謂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也。延平周氏謂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則二百四十三人也。竊按鄭賈俱不作錯簡。於文義固順。然鄭又云非命士不出會。則中下士不得有聘問之事矣。陳氏祥道因謂卿大夫爲賓。士則爲介。義亦可通。但鄭以上中下士各九人。攷之周禮六官皆各有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其六

鄉之內。閭胥即中士。比長即下士。六遂之內。鄰長即中士。里宰即下士。則侯國之中下士。亦必多矣。豈每等士各止九人哉。則其數究難論定也。吳草廬禮記纂言則主陸氏之說 至方氏黃氏以侯國中下士或有或無。則與孟子言六等者不對。使無中下士。則止有四等矣。

天子之制地 節

問 王制孟子俱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官乃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一百里。不同何也。

答王制言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所言地。指祿須卽王制所言田也。若周官大司徒言公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侯封疆四百里。伯封疆三百里。其食者俱參之一。子封疆二百里。男封疆一百里。其食者俱四之一。惟康成注謂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如其說則當云貢者半其貢者參之四之一不當云食按鄭氏衆曰。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則附庸小國也。參之一者亦然。如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論語顓臾孔子曰在邦域之中社稷之臣是也。王氏應電曰。周官五百里以下云云卽詩錫之山川土田

附庸。以管轄之地言也。其所稱食者半三等。及經傳所載千乘之國。皆以實封之地言也。鄭氏鍔曰。大司馬職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謂可耕而食之地也。此所云食者半。及參之四之一亦然。葉氏夢得曰。周官合山林川澤則謂之地。王制止于可食之地則謂之田。汪氏克寬曰。大司徒論公侯伯子男各以封疆言。而其食者或三之一。四之一。孟子王制所言專主田祿。正周禮所謂食者也。今据諸家之說。一以封疆言。一以可食之地言。此亦如今大州縣包絡山川村落動數百里。而計畝徵賦者。不過百十里耳。故

先儒謂周官與王制孟子未嘗不合。又明堂位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康成亦謂魯上公封地五百里加以四等之附庸得七百里是也。竊按諸家謂周官以封疆言，陳氏禮書亦主此汪武曹則極駁之。但若不主此說。而如康成謂周斥大九州始皆增封。詳下大國地條與李剛主謂巡狩慶地之說。尤不足據至任翼聖轉疑大司徒文誤，今攷職方所載。亦復相符。又烏得云誤乎。

附庸　書傳民功曰庸。謂其功附于大國以達天子也。白虎通則謂附大國以名通于天子，故注以庸爲通。又王制

注庸墉同。猶庸城也。左傳莊五年。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注謂附庸未受命爲諸侯。例當稱名。故邾儀父書字者貴之也。任翼聖曰春秋時有自附庸升爲子男。如邾小邾是。有自成國降爲附庸。如紀季入齊。鄫巫屬魯。是有自大夫采地升爲附庸。如朱之蕭叔是。雖春秋變制。然必古有此法

天子之卿　節

問王制云。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與孟子所言稍異。鄭康成

以王制所云。乃夏殷之制固已。但公卿大夫元士等所受之地。果皆取于天子之畿內與。

答　按王制有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釋者謂三公視公侯之地）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釋者謂卿視伯之地）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釋者謂大夫視子男之地）據此則皆取之于畿內。其說相沿久矣。惟方氏回所釋禹貢五百里侯服之制。則與此說異。其說曰堯都冀州。兼後來幽薊營州。其地極廣。其曰五百里甸服。則納總納銍納秸納米納粟。四面各五百里。其爲千里。皆畿甸一人之所自取自用。五百里侯服。則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若

孔安國傳說得大繆。百里采。則曰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二百里男邦。則曰男任也。任王者事。三百里諸侯。則曰三百里內同爲王者斥侯。故合三爲一名。其訓侯服則曰侯候也。斥候而服事。回竊謂此傳何故不以侯爲諸侯。而謂之斥候。無是理也。近見吾州婺源王大監 炎 晦叔書解百里采者。侯服五百里。近甸服一百里之內。公卿大夫之采邑也。二百里男邦。乃公侯伯子男之男也。其外三百里爲諸侯。則公侯伯子之國也。堯舜禹河北建都。千里之內無采邑。其四面五百里之外。以一百里爲采邑。二百里爲男邦。三百里爲諸侯。

眞得强榦弱枝之道。乃鄭康成解王制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謂爲夏制。周制未聞。孟子正義引此語。回嘗闢之矣。以禹貢甸服侯服參攷。初無此制。鄭氏妄也。孔安國之傳僞也。又金履祥曰。采朝廷公卿大夫元士食采之邑也。甸服千里固不以封。而凡公卿大夫之食邑。亦取于侯服。則千里之畿。天子專之。後世不然。故天子之地寖弱。其論亦與方氏合。竊按孔鄭依王制之文。以爲公卿大夫之采邑。皆在畿內。王制所謂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似畿內之地。天子不

能專有則與孟子言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朝覲聘問之禮者義不相符矣若方氏金氏依禹貢百里采之文以爲公卿大夫等之采邑皆取之于畿外謂四面近畿一百里之內特攷之周世亦未能指其確據耳

大國地方百里　三節

問周官言公侯封地與王制孟子不合已詳見天子之制地一條矣但鄭康成又謂唐虞時疆域中國方五千里至夏衰止三千里王制分地乃夏殷之制迨周公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中國至七千里故封國始皆益之此周官所以異於王

制也至王制與孟子合者。項安世謂漢儒撰王制爵祿之數。大略本於孟子故也。其說何如

答　康成謂周初因殷之舊。公侯猶方百里。迨斥大九州。始增封之。其說蘇潁濱已疑之。謂如是則其勢必有所併。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王者不爲也。王荆公亦謂苟斥大而增封之。則所黜廢削滅必多。此于人情不合也。據此則當時所併所黜廢者。不知其果無罪而盡滅之乎。抑遷徙之于四裔之外乎。可知鄭說之難通矣。竊謂王制本仿於孟子。而孟子固言周室頒爵祿。何得謂王制爲夏殷之制乎。今按

大國兵車千乘。子路言志以千乘自任。蓋諸侯百里之國也。冉有謙退以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自居。即伯子男之國也。子產亦言大國。一同。俱與王制孟子合。則分國之制。宜以孟子爲斷。其周官與此不合者。則惟謂一指封疆所及而言。一指穀土之入而言。其說稍爲近耳。若謂公侯果有四五百里之封。則孟子不應與慎子言今魯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一夫百畝百畝之糞

問 孟子言一夫授田。定以百畝爲率。與王制同。與周禮異。何

居。又王制言百畝之分。上農夫云云。亦有五等。或謂孟子此處糞字。宜依改作分字。然歟。

答 攷周禮大司徒遂人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而小司徒則又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不惟與孟子王制異。且與遂人異矣。竊按田本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殊。故左氏異義自衍沃之地而外。有二而當一。以至九而當一者。此大司徒遂人授田。所以有多寡之殊也。至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卽小司徒因其口衆口少以授田。其法固相通也。若孟子王制。則但舉田之肥美者而言

其常耳。

又方氏慤有云。分以均之存乎法。糞以治之存乎力。法定乎上。力出於下。是固有二義矣。而其實不然。竊按古書聲相近之字。卽可假借通用。往往有詞同而字互異者。如詩吉蠲爲饎。或作吉圭。有覺德行。或作有梏。春秋季孫意如。或作隱如。罕虎或作軒虎。此類甚多。糞之與分。卽同此例。是字雖異而義則無二。故知糞卽分也。蓋皆謂治之存乎力也。今諺亦謂之力分

江愼修云。古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百畝積萬步。今量田法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十畝爲頃。古一畝之長六百

尺。當今三百七十五尺爲七十五步。以七十五步自乘而方之。凡五千六百二十五步。爲古者百畝之積。以二百四十步爲法。五千六百二十五步爲實。實如法而一除得二三四三有奇。是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就整爲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爲米二十八石二斗。人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如糞多力勤可多食一人。正與古合。有問程子者謂古百畝今爲四十一畝餘。以地所收計之。不足食八九人。不知若何折算恐未密

也。

亥唐

問 惠氏定宇据韓非子載晉平公之于唐亥。謂孟子言亥唐當係傳寫顛倒。固已。但又謂卽是絳縣老人。亥卽老人之名。似其事頗不相類。果何如耶。

答 古人多以干支命名。觀晉史趙以亥有二首六身推其日數。若非亥爲老人之名。何故忽用亥字計算。故曰是其日數。其者止指老人名亥而言也。若以孟子所言與傳不合。則如尹公他事。全與左傳相反。齊景公招虞人事亦不相符。傳聞

異辭。往往然矣。且惡知其非因城杞一役。平公始聞其賢而往見耶。

魯人獵較　二句

問　張氏謂獵而較所獲之多少。趙氏謂因獵而較奪禽獸以祭。集註言未知孰是。至孔子亦獵較講家皆謂爲不禁其獵較。疑此爲乘田時職司其事耳。又陳氏祥道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天子諸侯有田獵之禮。而大夫不與焉。或據此以爲是時魯三家僭越。因祭而獵。孔子亦然姚姬傳先生經說其說如何

答

下節言孔子先簿正祭器。則此宜為較奪禽獸以祭。不當如張氏但云較所獲之多少也。但講家釋為孔子不禁其獵較。不惟于本句亦字神理不合。且不能剔起下句況受其賜意。蓋必孔子亦如魯人獵較以得禽獸。故曰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此萬章所以有事道奚獵較之問也。至謂三家僭行田獵之禮。孔子亦自為之。則又過矣。夫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曾謂孔子不如子產乎。所謂今也純吾從衆。拜乎上則不從。有以知其不然矣。竊按王制言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下曲禮則言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兩說

不同。孔疏國君諸侯也。馬氏睎孟曰。諸侯在國則全乎君。朝于天子則全乎臣。王制所言。諸侯會王田獵之禮也。下曲禮所言。諸侯在國田獵之禮也。据此則天子獵統乎諸侯。諸侯獵統乎大夫。此言魯人獵較。當是魯君因祭而獵。諸大夫從之。其家衆亦爲大夫較奪禽獸以祭。趙岐所謂時俗所尚以爲吉祥。孔子亦聽其家衆奪禽以祭。所以小同于俗。而非爲不禁其獵較之謂也。若謂爲乘田時事。則初試爲吏。與下節兆足以行不合。故仕于魯何。當指夫子爲司寇時。所謂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委吏乘田

問　趙注。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但按史記孔子世家。嘗爲季氏史料量平注季氏委氏之誤史者吏之誤即委吏也嘗爲司職吏而畜息蕃。可與趙注有異同歟。

孫疏亦引世家之說

答　世家之說。與趙注異。此當從世家。按周禮地官有委人。掌斂甸稍芻薪之賦。凡甸稍中材木薪草及瓜壺葵芋諸物悉收其賦以共祭祀賓客軍旅炊燎蓄牖之用。必合甸聚稍聚積筭故曰會計。即委吏也。若趙注言委積其官名遺人所謂

掌邦之委積者。乃主給發道路之委積。與委人斂野者無涉。

又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樴杙也所以繫牛之物。凡牧人掌六牲。牛人掌養國牛。必授職人芻豢之。故曰司職吏以芻豢皆甸田中事。故又名乘田也。若趙注言苑囿芻牧。則囿人所掌。祇鳥獸游觀之事。未必有牛羊。亦與職人主芻豢者無涉。

以皮冠　以旌旌旗之制附

問閭百詩謂招虞人。必當先期使預芟除草萊。爲可陣之地。若庶人士大夫皆從公於狩之人。如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

旗故曰賀明弊旗誅後至者此豈待招而後至哉其庶人以旃二句孟子特連類而及其平日之招以明各有等威耳或以此四招皆爲田制過矣閻君此論爲講章所未喻固足以發蒙矣此與左傳虞人之言不合但閻君以左傳爲非是弟按春官司常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同旃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旞旌謂諸旗之有羽者道車乃朝夕燕出入者斿車謂師田所用者又夏官大司馬教治兵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七旗即所謂斿車載旌也据司常及大司馬二條言

諸侯建旂則旂不當以招士也。孤卿建旜。及師都載旜。則旃不當以招庶人也又司常言大夫士俱建物。則招大夫。不當以旌。且大夫士亦不當有異也。未審孟子所言果何据與按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又注謂皮冠卽皮弁。然與。

答 司常贊大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云云。乃各言其人所建用以辨等威耳。若君平日有事。以之招士庶大夫。則不妨假借以尊寵之。故於庶人則以旃。士則以旂大夫以旌。如衛詩子子干旄。子子干旟以招

國中賢者可見也若以孟子所言與周禮不合則七篇中如此類甚多即如上節言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與左傳言景公招虞人以弓者異此節又與傳所載虞人之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者異他如周室班爵祿章與周禮殊制均之未可泥也

又周禮司服凡甸冠弁服鄭注冠弁委貌此田獵之冠也薛氏圖以冠弁即皮弁又以皮弁即皮冠此說非也按襄十四年傳衛獻公射鴻于囿孫甯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孔疏謂敬大臣宜去皮冠若果皮冠即皮弁固是禮

服。孫甯何爲而怒乎。又昭十二年楚靈狩於州來。去皮冠而與子革語。夫去皮冠必非科頭也。然則冠弁者禮服之冠。而皮冠蓋加於禮冠之上者。田獵用以禦塵。亦以禦雨雪。意如今人于冠上另有風帽。觀左傳云。雨雪王皮冠與秦復陶翠被連說可知矣。　至司常贊司馬頒旗物與大司馬教治兵辨旗物之用。所建所載互異之故。見前問內附錄鄭氏一則偹考

鄭氏鍔曰。此旗物司常與大司馬或頒之。或辨之。然王與諸侯或建或載。不出乎大常與旗。至於旜則孤卿建之矣。師都又載之。物則大夫士建之矣。鄉遂又載之。旗則師都

建之矣軍吏又載之旟則州里建之矣百官又載之旐則縣鄙建之矣郊野又載之何也蓋軍吏也孤卿也師都也三者不同名考其實則皆孤卿而已平日爲孤卿有事則爲軍將在朝爲孤卿食采則在師都故所互建者旗也旜也所迭載者亦旗也旜也鄉遂也大夫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四者不同名攷其實皆大夫士而已判而言之則曰大夫士合而言之則曰百官鄉則有州遂則有里曰鄉遂者總名也曰州里者各舉其一以名之故所互建者物也旗也所迭載者亦物也旟也郊野也縣鄙也二者不同名攷

其實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餘地與夫封王子弟之餘地。謂之公邑亦謂之閒田。自其地言之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之曰縣鄙。故所互建者旄也。所迭載者亦旄也。蓋王畿內官吏之衆。大抵有三節。曰朝廷之孤卿耳。鄉遂之士大夫耳。公邑閒田之羣吏耳。民於每歲治兵大閱之時見聞習熟。安其教訓。一旦有軍事。其旗可辨。其人易識。安得不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耶。